

小林多喜二傳

手塚英孝著

卞立強譯



小 報 文 喜 二 傳

十 二 卷 十 冊

丁 巳 年 刊



小林多喜二傳

〔日本〕手塚英孝著

卞立強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手塚英孝
小林多喜二

东京筑摩书房1958年版
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63年版

小林多喜二傳

书号 190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19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1}{16}$ 插页3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 0.85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小林多喜二

目 次

一 出身和家庭	1
二 迁居北海道	14
三 小樽商业学校	27
四 在小樽高商的三年	54
五 关于《光明》杂志	83
六 轉折期(一)	105
七 轉折期(二)	131
八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	152
九 《不在地主》、《工厂支部》	176
一〇 到东京去, 以及獄中生活	197
一一 新的轉折点	220
一二 地下工作时期	241
一三 牺牲和葬礼	276
一四 回忆	298
著作年譜	315
后記(一九五八年版)	345
后記(一九六三年版)	347
譯者的話	348

一 出身和家庭

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害。在他逝世后漫长的岁月里，天皇制法西斯政权仍然妄图抹杀他的生平事迹和他所作出的贡献。他的代表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党生活者》刚发表就被日本政府列为禁书；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八年期間，連他的随笔集也被剥夺了出版的自由，不仅他的姓名被有意识地从紀念逝世作家的名册上抹掉，甚至持有他的著作就构成逮捕坐牢的“罪名”。他在死后竟然还遭受到这样严重的迫害。

但是，他的光荣的一生和杰出的贡献，已经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中間获得了深深的支持，保持着永恒的光輝。多少年以来，在許多沒沒无聞的人們的协助下，他的作品受到了保护，免遭破坏，一九五四年，也就是他逝世后的第二十个年头，他的全部作品已完全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并出版了全集。一九五一年六月，当局正在加强反动政策，企图使日本进一步淪为殖民地的时候，“多喜二与百合子研究会”創立了；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的作品

已被視為日本進步和革命文學的重要遺產，開展了全面的研究工作；並且每年在全國各地舉行多喜二與百合子紀念會，紀念他們獻身於人民解放事業的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他們的杰出的功績。

多喜二在他的《故鄉的面貌》這篇文章中說：

“我四五歲的時候就來到了北海道，所以對故鄉秋田的情況並不怎麼了解。到北海道以後，在小樽住了二十餘年，因而養育我的故鄉應是小樽。說實話，我也是把小樽看成是自己真正的故鄉。”^①

他是在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出生在秋田縣北秋田郡下川沿村的川口地方^②的。

川口靠近青森縣的邊境，位於大館盆地的中心，在大館市的西方約六公里的地方。由秋田通往青森的舊日的羽州官道，被山麓的繁茂的樹木復蓋着；官道兩旁現在仍有七八十家農戶，形成一座小小的村落，這就是川口，它彷彿給這個往日的驛站留下一點點痕迹。

這一帶是多雪的日本東北的山區，湍急的米代川流

① 見《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頁，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庫版。

② 下川沿村於1955年3月劃歸大館市所轄。1957年8月2日，由大館市會副議長佐藤榮治的努力，在川口建立了小林多喜二紀念碑，碑上寫有“小林多喜二誕生之地”，出於江口渙的手筆。——作者原注。

经村子的中央。它背靠着低矮的、树木丛生的群山，面临着米代川所灌溉的一片水田，形成一片缓坡。一九〇五年建成的奥羽铁路和旧日的官道平行，从村子的旁边通过。

多喜二的父亲名末松（一八六五——一九二四年），母亲名关子（一八七三——一九六一年）。多喜二出生的那年，父亲已三十八岁，母亲三十岁。当时家属中还有哥哥多喜郎（一八九五——一九〇七年）、姐姐智摩子（一九〇〇年——）和年老的继祖母常子（一八二六——一九〇四年），一共五口人^①。

多喜二家的祖屋靠着官道，屋外有高大的松树和杉树，屋基约有八百坪^②。这座稻草屋顶的、客栈式的古老房屋非常宽敞，几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还有个破旧的马房，据说祖父时代曾在这里饲养驛馬。

当时的小学校长阿部弥吉夫妇，十多年来一直租住小林家的两间八铺席的厢房，和小林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亲密。不过当时小林家已经完全没落了，变成了一个贫苦的农户，除了自耕八反步^③的田地外，还租佃了人家的一些土地。

① 多喜二的父母共生有八个儿女，三个孩子于一年内夭折。多喜二排行第四。——作者原注。

② 一坪等于36平方尺。

③ 一反步约合991.7平方米，十反步等于一町步。

小林家祖祖輩輩是这个村子里的地主，拥有称作“多治右卫門”的古老的家系。但到多喜二的祖父多吉郎这一代，已经跟这个地主家庭分了家，另立了門戶。

川口村是过去大館城下町^①的重要的驛站。多吉郎在这里经营客栈为自己的家业。他在青年时代，曾受过平田篤胤^②的影响，学习过日本的国学，曾到江戸^③、京都以及伊勢一带旅行过，見聞頗广，算得上是村子里的一个知识分子；据说他为人忠厚，在当地拥有威望。多吉郎的妻子名世子，生有两男两女，长子名庆义，次子叫末松。末松就是多喜二的父亲。世子丢下四个儿女去世后，多吉郎于一八七七年娶了大館的常子为后妻。常子沒有生养。

日本在明治維新^④以后，废除了驛站制度。随着大館的发展，川口的驛站就逐渐冷落下来。但在铁路开通之前，羽州官道一直是通向青森和北海道的主要交通线路之一，来往的人馬、爬犁，絡繹不絕。为生活所迫而向北海道移民或按季节去做工的貧苦农民也逐年增加。在明治十年代末以前，小林家一面经营客栈、喂养馬匹，为来往的客商运送行李貨物，同时还雇人耕种田地，在村子

① 日本封建时代以諸侯的居住地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鎮。

② 平田篤胤(1776—1843)，日本江戸时代的国学家。

③ 現在的东京。

④ 1868年。

里算得上是一戶頗為殷實的人家。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一八五九——一九三一年)于一八七六年娶山田村的浅利鹤为妻。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小实业家，常常梦想一下子发个大财，到处钻营赚钱的事业，对祖业从不过问。一八八六年左右，庆义所参与的事业失败了，他负下了一大笔债务，于是在这以后的好几年头内，和债权人之间发生了诉讼纠纷，这成了小林家没落的直接原因。

诉讼在秋田的区裁判所^①和仙台的控诉院^②都失败了。庆义带着妻子来到了东京，在东京经营木版儿童画和复制浮世繪^③等买卖，并且又向大审院^④提出了上诉，但是在这里的上诉又失败了，结果巨额的诉讼费用使得小林家丢失了大部分的田地。

庆义的一家遭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无法再回秋田的故乡。一八九三年他们由东京直接迁居北海道，作了开垦荒地的移民。当时正是北海道的厅政府实行开垦移民政策的时期，一种到北海道去的热潮在日本东北一带特别流行。

秋田的小林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没落了，凋落的家业完全由多喜二的父亲末松一手承担下来。末松于一八八六年娶邻村释迦内的佃农木村伊八的长女关子为妻。

①②④ 相当于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

③ 日本近代一种以民间风俗为题材的画。

多喜二的母亲关子出生的释迦内村是在大館北边大約四公里的一个山麓下的小村庄。

从川口朝大館去的羽州官道，在大館向左轉一个大弯，直通释迦内。由释迦内向前去即进入秋田县境内的矢立岭的山道。岭上有原始森林、溪流、峡谷和温泉，越过山岭到青森县的碓关还有二十公里的路程。释迦内村的街道，在这块还残留着庄园时代^①要塞遗迹的山脚下的高地上形成一道緩坡，街道的两旁是一排木板屋頂的客栈，屋頂上压着石板以防御风雪。据说直到明治末年^②，这里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年驛站的面貌。

木村家租种别人的土地，另外还在街的尽头开了一家卖面条的小鋪子。关子在少女时代的工作就是擀面条，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在鋪子里照应来往旅客的吃食；此外每月初七，她还带了烤年糕之类的食物到大館街的市集上去出卖。关子嫁到小林家是一八八六年的十二月，是她十三岁那年的年底，当时末松是二十一岁。

奥羽铁路是一八九三年从青森开始鋪建的，第六年已越过矢立岭开通到大館。然后，联接大館和秋田市的

① 日本大約从八世紀末开始，貴族和寺院以自己的領地为中心，来经营庄园，并用开垦荒地和强夺农民公地的办法，不断地扩大庄园，使农民隶属于自己，这种庄园可以不向国家繳納租稅，并可代据为己有，直到十六世紀末才完全废除。

② 1912年。

工程也沿着川口的山崗开工了。在铁路工地上推一天斗車可以掙八毛錢，这对末松夫妇來說，是极其难得的临时收入，真使他們喜出望外。可是铁路的建成也給这一带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資本主义经济的侵入使农民日益貧困，接連发生的冻灾和歉收使他們破产，所以移居到北海道去开垦的农民年年在增加。按季节出外去捕鯡魚、捞海带的人們，每年也有明显的增长。一八九七年以后，由青森、岩手和秋田出外劳动的季节工人每年超过八万人。

多喜二在他的长篇小说《轉形期的人們》中，这样描写了这一带农民的情况：

“和从前不同，农民們在屋子里搞副业，做各式各样穿戴的东西以及家庭用具等，已经解决不了問題了。这一类东西，反而以低廉的价錢大量从城市向乡村倒流进来。以前靠搞副业勉强餬口的农民，都抱着胳膊閑起来了。他們也管不了重重的盘剝，只好先借点錢到北海道的鯡魚漁場去。这样离开村子的越来越多。龙吉的村子里，管这叫做‘卖雇工’。农民們在二月末离开村子，一直到五月节前后才能回来。不到漁場去的人就上山将伐倒的木材运出来。尽管在七八月的农忙季节，他們也得支撑着身体出去做日工。”^①

① 見《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84—185頁，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多喜二的祖父多吉郎于一八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在他的晚年，人家办婚丧大事的时候，常請他去插花^①，或給村子里的人代笔写信。他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自己的余生。继祖母常子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多喜二出生后的第二年去世。

末松在很多方面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他喜欢讀書，尤其是喜欢讀小說和戏曲；他是一个身材細长、性格溫和的老实人。他生长在一个比較富裕的小地主的家庭，但在他哥哥的訴訟失敗后，由于境遇的突然变化和生活的劳苦，使得他的性格慢慢地变得阴郁、孤独和軟弱。对他來說，庄稼活儿本来就是难以胜任的，所以他在刚过四十岁的壮年，就已经患了心脏病。多喜二在《轉形期的人們》中写道：

“……他弯着身子，在冰冷的水稻田里呆好几个钟头才上来，滿脸都是泥水，面色蒼白浮肿起来，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他回到家来，連水淋淋的草鞋都沒脫，就仰面朝天躺在进門的地方，让急促的呼吸平靜下来。

“‘龙啊！你用手摸一摸这儿……’

“說着，他用自己粗硬的手握着龙吉的手，放在左边的乳房下面。

① 原文作生花。把帶枝的花艺术地插到瓶子里的技术。

“懂嗎？你看，扑通，扑通地跳呢！”

“龙吉好像要摸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胆怯怯地把手放在上面，父亲的心脏跳得吓人一跳，不禁把手撤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爸爸的胸里有钟嗎？’

“‘钟？胡說！’

“父亲把浮肿的脸一歪，笑了。”^①

尽管多少带有一些虛构的成分，多喜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常常描繪出他父亲的面影。如在《党生活者》中这样地写着：

“父亲工作太累了。因为地租太凶，他拚命去耕种村里沒有人种的滿是石头的荒地，想多少收点粮食，補貼生活。因此他的心脏出了毛病。……但父亲不去反抗地主要求减低地租，只想拚命劳动直到把身体搞垮，来逃避地租。”^②

多喜二的母亲的性格和他的父亲恰好是一个鮮明的对照。她出身于貧农家庭，个子矮小，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感情深厚、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农村妇女。

多喜二在《故乡的面貌》这篇文章中，描写了他母亲

① 見《小林多喜二选集》第2卷第197—198頁，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② 見《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69頁，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的形象：

“……据说秋收一完，我的母亲就把蔬菜、豆子、南瓜之类装在篮子里，和村子里的许多同伴们一起拿到大馆的街上去卖。母亲穿一条藏青的围裙，腰带扎得又宽又整齐，戴着斗笠，和大伙儿一起来到大馆的街口。在这里，她们各自分开，沿门捱户去叫卖。回来的时候，又在约定的地方聚齐，唱着民歌，从黄昏的道上归来。我们一整天都等待着母亲给我们捎回点心来。

“现在母亲戴着眼镜做针线时，无意之中还唱起她年轻时代的民歌。……

“任你怎么求，
硬是不借贷。
老天流眼泪，
仓米都霉坏。
白白河里扔，
气坏土老财。”①

多喜二的伯父庆义到北海道之后，在小樽的乡下靠打短工过活，生活很困苦。不久以后，他开始在小樽的近郊潮见台开垦荒地，把长子幸藏（一八八〇——一九二八

①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54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年)送到小樽色内町的山田嘉一的鞋舖当学徒。当时的小樽已经是天盐和北见沿岸的渔业和开发石狩平原的中心，同时又是对外输出的特别港口，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一九〇一年，幸藏辞了山田鞋舖的工作，到稻穗町的石原源藏的面包店当学徒。石原的买卖很广，总店设在札幌，各地都有他的分号。山田和石原都是基督教徒，幸藏也受到山田的影响，信仰基督教。幸藏是一个勤恳而耿直的青年。

第二年，即一九〇二年的春天，石原把稻穗町的店面让给了庆义和幸藏，于是庆义父子在石原的指导和帮助下，独立地经营起小林三星堂面包店来。发生日俄战争的一九〇四年的五月，小樽发生了大火，火灾最先发生于稻穗町，火借风势，很快从南滨町、北滨町、色内町和堺町一直延烧到手宫町，烧毁了二千五百户，小樽的大半个中心市街化为灰烬。三星堂也在这次大火中烧掉了，但庆义他们抢在同业的前面，马上在潮见台建立了一个小面包厂，开始生产面包。几个月以后，又把面包厂由潮见台迁到市内的新富町，并在那里开店营业。

第二年的春天，日本侵略俄国的库页岛，小樽成了日本海军的秘密根据地。庆义他们也加入了承办军用品的商人的一伙，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向三十多艘船舰销售了数十万圆的面包。在火灾和战争的两年期间，三星堂一跃而成为小樽市屈指可数的大面包店。多喜二在他